

開放文學－歷代筆記－文昌雜錄 第二卷

十月，以天章閣待制王克臣為工部侍郎，熊本知桂州故也。以水部郎中李文卿為司門郎中，以司門員外郎王諤為水部員外郎，以曾伉為吏部員外郎，以太僕少卿吳安持為駕部郎中，仍專總牧租券馬事。尚書省凡六曹二十四司。除告身帳目外一百六十八案，吏額一千四十三人。總五月六月文書一十二萬三千五百餘件。天下之事莫不上於尚書，宜其多之如此也。

餘讀《唐會要》：貞觀十五年，太祖按應作「宗」。遣新州刺史高表仁持節至倭國，古倭奴國也。在新羅東南，居大海中。表仁浮海數月方至。自云：路經地獄之門，親見其上氣色蒼鬱。又聞號叫鎚鍛之聲，甚可畏懼。世之言地獄者多矣，信非妄邪？

二十日，國忌，相國寺行香同集，金部晁員外問：取上鳴吻義如何？餘因言：唐開元十五年七月四日震，興教門兩鴟吻欄檻及柱災。蘇冕駁曰：東海有魚，虬尾似鴟，因以為名。噴浪則降雨。漢栢梁殿災，越巫上厭勝之法。及大起建章宮，遂設鴟魚之像於屋脊，又畫藻井於樑上，用厭火祥。今呼之為鳴吻，豈不謬哉？鴟尾之說蓋如此。

駕部王郎中言：唐李肇《國史補》云：宰相相謂為堂老。及元載與常袞唱和詩有堂老之稱，信李肇之不忘也。

禮部王員外因問：唐宰相宿直否？餘言：唐制，宰相每日一人宿直。開元二年，姚崇為紫微令。崇年位已高，時亦違其直次，所由吏數持直簿詣之。崇題其簿曰：「告直令史，遣去又來，必欲取人，有同司命。老人年事，終不擬當。」諸官歡笑，不復逼以直。十一年停宰相宿直，見《會要》，此其證也。

景靈宮神御殿成，榜名皆上親製。宣祖曰天元，後殿曰太姑。《文獻通考》作「太始」。太祖曰皇武，後殿曰儷極。太宗曰大定，後殿曰輝德。真宗曰熙文，後殿曰衍慶。仁宗曰美成，後殿曰繼仁。英宗曰治隆。將以十一月五日奉安，丞相、執政官分充禮儀使，仗衛如式。

禮部王員外因言：和詩最為難，唯唐賢尤工於此。賈至《早朝大明宮》曰：「銀燭朝天紫陌長，禁城春色曉蒼蒼。千條弱柳垂青瑣，百轉流鶯遶建章。劍珮聲隨赤墀步，衣冠氣染御爐香。共沐恩波鳳池裏，終朝染翰侍君王。」王維和云：「絳幘雞人送曉籌，尚衣方進翠雲裘。九天閭闔開宮殿，萬國衣冠拜冕旒。日色纔臨仙掌動，香煙欲傍袞龍浮。朝罷須裁五色詔，佩聲歸向鳳池頭。」杜甫和云：「五夜漏聲催曉箭，九重春色醉仙桃。旌旗日煖龍蛇動，宮殿風微燕雀高。朝罷香煙攜滿袖，詩成珠玉在揮毫。欲知世掌絲綸美，池上於今有鳳毛。」三篇皆用鳳池事，唯工部尤出於二公。昨建三省待漏院，書此詩為屏風焉。

三省、樞密院，皆執政官一人倚時政記。按唐永徽已後，左右史唯得對仗承旨，仗下已後謀議，皆不參聞。文昌左丞姚璹以為帝王謨訓，不可遂無記述。若不宣自宰相，即史官疏遠，無得而書之。遂表請仗下所言軍國政要，即宰相一人撰錄，號為時政記。自璹始也。

二十四司郎官各輪當本曹宿直。凡假日，若直夜，四部文書皆得施行，而用當直郎官印。按唐故事，除吏、兵部外，共用都省印。至大歷二年二月九日，初備文昌臺二十四司印，本司郎官主之，歸則收於家。建中三年，左丞趙涓始令納於直廳。其假日及不入日，即用當直郎官本司印，餘印都不開。此亦前事之比也。

餘讀《江南錄》：丘孟陽有賦名，嘗夢有一官人延入一第中，具飲。其傍幾上有書一卷，孟陽因展讀，謂曰：「斯乃吾所述賦藁，何至茲乎？」其人曰：「昔公焚之時，吾得之矣。」孟陽因就求之。答曰：「他日若至衡山，必當奉還。」後官至衡州茶陵令，乞致仕，卒於衡州。今世言焚故書，必毀而後燔之，蓋可信也。

禮部謝侍郎言：嘗遊廬山天池菩薩崖，夜至亭上，其下數十仞，忽見兩燈閃閃，相去數里許。俄而燈自下而上，漸傍崖口，直外亭上數丈，復下至崖，分數星而散。禮部王員外亦言：昔見劉定說：曾至此崖，夜半，白煙起於崖中。既明，如水中月影，澆漾不定。彼人云現銀色世界。顏之推所謂：千里寶幢，百由旬座，化成淨土，躡生妙塔。豈虛語哉？

御史臺言：文德視朝儀，兵部侍郎與吏部侍郎東西相對立，搢笏出班簿置笏上。蓋因唐制武選在兵部。今吏部左選掌文官，右選掌武官，請今後視朝，以吏部左右選侍郎分立殿廷。詔可。禮部謝侍郎言：昔有一軍校與趙韓王同甲，月日時亦同。韓王每遷拜，此校亦略有轉補。或大有錫賚，亦須薄有霽賜。然韓王微疾，此校必劇病。或薄謫，必大受笞辱。福常輕而災常重，豈君子小人理固如此邪？抑亦偶然邪？

御史中丞知雜事，禮上祥瑞案三道皆判記詔，不見出何故事？駕部王郎中云：詔亦誥之義，如尚書省案式郎中侍郎判六詔名示之類，記未詳。餘以謂：尚書省案式至尚書亦曰依判詔注，非通僕射判者，不須詔。至僕射但書依判而已。然則記詔者，恐是應記詔於上也。亦未知果是否。

鹵簿內阜囊，蓋旄頭之遺象。《光武紀》注：《漢官儀》曰：「舊選羽林為旄頭，被髮先驅。」魏文帝《列異傳》曰：「秦文公時，梓樹化為牛，以騎擊之，騎不勝，或墮地，髻解被髮，牛畏之入水。故秦因是置旄頭騎使先驅。」旄頭之遺象蓋如此。

十一月四日午時四刻，殿中細仗金吾旗幡僧道威儀教坊樂奉引列聖神御，自天章閣出晨暉門，赴集英殿。上步出集英門，每神御步至右承天門奉迎。至慈聖光獻太皇太后，上兩泣前導。於時日景晏溫，皆以謂恭孝所感。初五日，鸞駕儀衛太常鼓吹凡四千人，奉引赴景靈宮。上步出宣德門，上香再拜，仍卻拜褥。初六日，車駕詣宮，行朝謁之禮。至繼仁殿，上出小次，悲哽。酌獻畢，號慟久之。在列莫不悽愴。是日，微有雲物。前此芝產天元殿楹。初八日，宰相率百官詣東上閣門，奉表稱賀。故禮部王員外表辭云：考宮之日，靈芝秀於虹梁；薦鬯之辰，慶雲承於玉宇。用此事也。初八日，文德殿宣赦文，應神御殿繪像文武臣僚，與子孫一人初品官，續功臣之後。聖澤無窮，公卿之家，何以為報耶？

十三日，以原廟奉安禮成，宴百官於紫宸殿。酒九行罷，教坊已下支賜，凡絹一千一百餘疋，錢四百餘千，紅錦一端，銀碗十四口，用正旦例也。

晏元獻家有《相笏經》，占吉凶十可八九，昔有《相印經》，陳長文、章仲將、許允皆傳受此法。允初拜鎮北將軍，以印不善，使更刻之，如此者三。允曰：「印雖始成，而已被辱。」問送印者，果懷之而墜於廁。又有《鷹經》、《鶴經》、《牛經》、《馬經》，今公卿家亦頗有此本。

工部王侍郎言：昔與先兄同官河內，嘗借親書劉夢得集四冊，後不復見還。今尚在否？餘歸索於書囊中，果有劉集一部，細書小楷，末有印記克臣二字，侍郎名也。因以還之。凡四十五年，復歸王氏。侍郎且言：二十歲寫此書，今七十年矣。不惟不能複寫小字，遠視亦已不見。又可慨然也。

工部范郎中出古畫一軸，雲是韓滉筆。其畫作村夫子教學生，夫子帶烏紗折上巾。按襖頭起於周武帝，蓋取便於軍容。至唐始有巾子，兩帶以繫巾，兩帶垂以為飾。至僖宗時，因伶人以銀線撚二帶。帝曰：「亦與朕作一頂來。」自此方應折上。後又以木刻頭圍，裁烏紗為之。所謂「與我斷一軍容頭」之類是也。方韓滉時，未有此製，恐非韓畫。諸君皆以為然。

二月，以金部員外郎晁端彥為郎中，以大理正賈種民為吏部員外郎，門下駁還，改駕部員外郎。國朝故事，誕聖節前兩月，譯經院開堂，宰相領潤文使，參知政事一員同潤文。至日，執政皆赴中使。

張文昌《寒食內宴》詩云：「朝光瑞氣滿宮樓，綵囊魚龍四面稠。廊下御廚分冷食，殿前香騎逐飛毬。千官盡醉猶教坐，百戲皆呈未放休。共喜拜恩侵夜出，金吾不敢問行由。」有唐禁煙節，亦宴百官廊下，皆冷食。又知夜慈多至夜而罷也。

禮賓使，管勾麟府路軍馬公事張世矩上言：「昨夏國稔惡，用師討蕩。臣隨王中正出界，行十餘程，其夜苦寒，被堅假寐，而府州靈佑秦王見夢於臣。言荷朝廷禱祭及御香之賜，故來助戰。若聞樂聲，即是凱旋之兆。及破宥州，將校皆聞金石之音。俄奉詔

班師，乞賜嘉號，以答神休。」勅特封靈佑應順秦王。秦王竟未知何神？舛靈之應，亦可以言聰直矣。

潞國文公守太尉，皇弟雍王，曹王守司空，鄭國富公、濟陽曹郡王皆守司徒。三公官備，近世未有也。

十二月，以著作佐郎林希為禮部郎中，以范百祿為司門郎中，以知建州王{左{上土中屮下且}右彡}為刑部郎中。

禮部王員外言：前知制誥李大臨，西川人。有門人背偃，不能仰視。一日，因藥市罷，見一道士云：「秀才錢，丐一二百為酒資。」此書生云：「家貧無錢，所居有薄釀，同一醉可乎？」道士欣然便往。酒半，道士問：「何故背偃？」書生言：「不幸得此疾，無如之何！」道士因出藥三十粒云：「來日五更，面東，以新汲水下，覺微燥，不足怪。」書生如所教。既服藥，燥不可勝，輾轉於榻上，亦甚悔之。然每一伸縮，漸覺舒便。比明，身已直矣。蜀人重藥市，蓋常有神仙之遇焉。

餘表弟新庠自河東來，言：石州定胡縣有趙相公廟、神每降言災福事，如嬰見狀。韓公絳知太原府，經略司勾當公事張姓，忘其名，欲議毀此廟。韓遣往視之，既至祠下，忽自空中飛甕盞一隻至香爐前自碎，飛上張面，血流不已，張恐懼再拜而去。劉永年病，遣子焚香八兩。已而神降云：「尊君無恙，行且入朝矣。」劉疾果愈。未數月召為步軍副都指揮使。何其異邪？

十六日，都省覆王詔已下謚議。左僕射王公式假，右僕射蔡公服藥。傳宣召左僕射赴省，左丞對席，右丞獨坐於西偏。尚書、侍郎、郎中、員外分左右曹，東西各重行。考功郎中、監儀御史坐北向。酒九行，僕射秉筆，有司贊揖，頂筆故事廢矣。

禮部林郎中言：大門年三十五，累舉未登科。忽夢詣卜肆，布卦甚久。曰：「秀才及第晚，須在五十一已後。來年詔下，固無所望。」已而五十一人解送，五十二人過省，五十三人及第。冥兆之前定如此邪！

兵部杜員外言：前年使熙河，五月二十六日至岷州界黑松林，寒甚，換綿衣、毛褐、絮帽乃可過。每歲四月七月，常大雪三二尺。至是，林雪猶未消，非目睹未必信然也。

禮部王員外言：登州有嘉鱸魚，皮厚於羊，味勝鱸鱖。至春乃盛，他處則無。鰓魚亦出此州，百決明是也。褚彥回傳：江南一枚，直數千錢，蓋重北地所有也。餘昔通判滑州，見太守光祿卿解賓王說：登州每晴霽，煙霧中有城闕、樓閣、人物、車馬、雞犬往來之狀，彼人謂之海市。禮部作詩送王袞出守東牟，用嘉鱸故事。因為餘話海市，與解光祿同。

十九日，國忌，景靈宮輝德殿行香。三省、樞密院導從皆不得入殿門，捧香合用閣門祇候八員，從新敕也。

《國朝會要》：爆稍。爆，擊聲也。一云象爆。牛善鬥，字從牛。唐金吾將軍執之。今制如節，有袋，上加碧油。置朝堂。車駕鹵簿出，則八枚前導。又四枚夾金吾大將軍者，名衛司爆。稍，音少。府監欲修爆稍，不知其制。禮官曰：「爆稍，棒也。以黃金塗末，執之以扈蹕。」餘昔為三司勾當公事，嘗至儀仗庫季點，見舊爆，爆稍末刻牛，以黃金飾之。《隋書》：大業元年，應是二年。三品已上給{左瓜右句}《隋書》作「虺」。禦。用{左瓜右申}之{左瓜右句}，《玉篇》亦作蒲交反，未知孰是。

餘昔知安州，見荊湘人家，多以草竹為卜。《楚辭》云：「索瓊茅以筮筮兮，命靈氛為餘卜之。」其注曰：「瓊茅，靈草；筮，小破竹。楚人名結草折竹而卜曰筮。靈氛，古明占吉凶者。」蓋因遺俗之舊也。

監察御史王柏言：每國忌，相國寺行香，左右巡使與兩赤令相對立班，俟宰相過，揖訖退。今國忌並赴景靈宮行香，集百官，方儼恪以奉祖宗，見宰相私禮，謂宜寢罷。勅特依。夾街故事廢矣。

二十八日，臘前一日，祭太社、太稷。質明，御香不到，監祭使以聞。勅改用次日。國朝以火德王，故戌日臘。建隆中，禮官議：唐貞觀已前，寅日蠟百神，卯日祭社稷，辰日饗宗廟，非古也。請三祭同用戌臘一日。近儀西日祭社稷、蠟百神，戌日饗宗廟。杜臺卿引《禮運》云：仲尼與於蠟賓。鄭康成曰：蠟亦祭宗廟，時孔子仕魯，在助祭之中。明自古以蠟日祭廟也。

《漢舊儀》曰：顓頊氏有三子，生而亡，去為疫鬼。一居江水，是為虎；一居若水，是為罔兩、蜮鬼；一居人宮室區隅漚廡，按《學津詩原》本「廡」作「庾」。善驚人小兒。今歲暮大儺，謂之逐疫是也。

二十九日，大慶殿習元會儀，與輦、御馬皆在龍墀上，按《學津詩原》本「與輦」作「輿輦」。新制也。